

晉

書

斟

注

晉書附注卷八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李玄盛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暠傳曰暠爲

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唐宗室世系表上曰廣生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禹生丞公

毗絛游傳字丞公河南太守生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字叔干一字子期博

士諶郎太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居巴郡太守西夷校尉次公生軌字文逸

毗絛游傳

魏臨淮太守司農卿軌生隆字彥結世號長安令
積弩將軍生艾世號騎將
軍魏郡太守生雍字偶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
次日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柔生弇字季子前涼張駿天
水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仲堅涼太子侍
講生暲案如表所載世系暲實爲廣之十六世孫廣

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卽狄道也

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

遂家焉元和姓纂一晏生二子崇璣崇子孫居隴西崇

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李暲傳作廣曾

孫仲翔後漢初爲將軍案以本傳及姓纂證之西涼錄

會孫爲曾祖之誤又誤衍一後字唐雲庵將軍李思訓

碑云至信徙於秦克復其任子仲翔討叛羌于狄道子
伯考因家焉與傳文合姓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
纂不載信之名藉碑以傳

柔仕晉並歷位郡守魏書李暲傳曰曾祖柔晉相國從

事中郎北地太守案唐宗室世系

表雍濟北東莞二郡太守柔北
地太守與本傳及魏書均合
祖弇仕張軌爲武衛將

軍安世亭侯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弇前涼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又三百六

十二引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

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

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共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

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取氏乃賜名曰弇案唐宗室

世系表弇字季子與前涼錄作子完異安世作安西與

傳異魏書李暠傳作祖太張祚武衛將軍太爲弇字之

諡父昶幼有令名早卒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

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案唐宗室遺腹生玄盛少而

世系表中堅作仲堅世子作太子魏書劉昺傳曰李

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暠好尚文典書史

穿落者親自補治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

呂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案郭磨傳呂

磨爲散騎常侍太
常不言爲太史令
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

國士之分家有駟艸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

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

史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孟授鉞嶺辭長廿里
右據西涼錄墩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

於甘泉都鄉升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爲號又

日孟廟在州西五里按西涼錄神口晒據魏紀無二年
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

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

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

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磨之

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

于業業以立盛爲安西將軍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作鎮西

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立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立盛使迎己立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柰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立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

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昭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晉書校文四曰據北涼載記男下脫成字男成蒙遜兄也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涼興郡張氏已有段業蓋復分置也興地廣記李暹改晉昌郡爲涼興亦微誤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涼興在今廢瓜州西北七十里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

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

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

牧護羌校尉十六國疆域志曰按曷雖領秦涼二州牧其實止一涼州凡統舊郡五前涼郡三後

涼郡二增置郡入敦煌涼興晉昌晉興西都酥醯醯河

隍西平大夏廣武西安武威興張掖酒泉涼寧建康

西海祁連會稽廣夏新城據實耶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

祖弇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先王廟在州西八里西涼

錄涼王李暠謚父爲涼簡公於此立廟國號先王廟其

院周迴三百五十五步高一丈五尺次東有一廟是嵩子

譚讓恂等廟周迴三百五十五步高一丈以唐瑤爲征東

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

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涼王且渠

茂虔訪於奉常張體順羅振玉跋云今本張條爲牧府北涼錄作張愼誤殆西涼亡而仕北涼者

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謨

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謨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

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爲

宣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

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

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

索術爲武興太守諸史攷異三曰按地理志武威西平武興晉興廣武皆舊郡西都河湟驛

馬大夏皆縣名後升爲郡下文分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廣夏卽大夏當避隋諱改案地理志無河湟縣惟

張駿時涼州所統有湟河郡此作河湟疑是誤倒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

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立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立盛觀之大悅御覽一百七十六引三十國春秋西涼傳閱武事下有堂成二字立盛觀之大悅作高頌之隋志總集類涼王李暠靖恭堂頌一卷唐志同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西涼錄涼王李暠庚子三年於西門外臨水起堂以議朝政閱武事今堂其醜之尚存餘並破毀又曰李暠庚子年白雀翔于靖恭堂案圖經作西門外與本傳異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

以圖讚所志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西涼錄涼王李暹庚子五年起嘉納堂於後園圖讚所志

其堂毀除其階尚存其地在子城東北羅城中今爲効穀府

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

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閒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

三國鼎峙鈞天之厯數鍾皇晉高祖闢鴻基景文弘帝

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

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道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

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

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

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

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

周家祿校勘記曰寔諡曰昭茂諡曰成明盛蓋

昭成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
之誤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峴裔遐邇款藩
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
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
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
七州之眾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厯數相推歸餘於
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
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
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
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

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
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會
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
晉太守長安侯卓亡祖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
奔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
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
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
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
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
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

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
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立息
者也江涼雖遠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
未結于天臺量未著于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
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
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
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
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于所天立風扇于
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立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
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眾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

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
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鷗跼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
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
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
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宣遠將軍
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
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

御覽一百六十五劉琨散煌實

錄曰晉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徵服出城逢虎道
邊虎化爲人遙呼暠爲西涼君因彎弧待之又遙呼暠
曰有事告汝無疑也暠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燉
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徙酒泉言

訖乃失嵩乃移都酒泉十六國疆域志曰拔蒙遜載記
呂隆降興酒泉涼肅二郡叛降李嵩是嵩得酒泉等郡
在呂氏亡後得酒泉後乃遷都也 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

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
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
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胷後事付汝等
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
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
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
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
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

而後舉眾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案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察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于

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
騷動未得休眾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
垢朝爲寇讐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
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
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
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旣東遷玄盛從姑梁襄之母
養之其後禿髮傳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
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
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
蒙遜來侵

周家祿校勘記日本載記
作沮渠字本作且下同

至于建康掠三千

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

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

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

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

人五千戶置廣夏郡十六國疆域志曰五代志會稽郡在漢玉門縣界圖經西涼置廣夏

郡於廣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十六國疆域志

至縣日按此時張掖屬蒙遜武威武興屬偃檀故築城于敦

煌南子亭以威南虜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古塞城右周迴州境東在城東卅五里西

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據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將軍趙破奴出合駱之居析酒泉

置墩煌郡此卽關土疆立城郭在漢武帝時至西涼王
李嵩建初十一年又修以備南羌北虜其城破壞其趾
見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闕行奉表曰江山悠
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
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
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
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
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芟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
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艸創倉帑未盈故息
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
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

之眾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迴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眾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

北史序傳曰讓字士遜案北史序傳唐宗室世系表讓爲高第第三子統

攝岷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閒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輪力臨機制命動靖續聞立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立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旣

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立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

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白狼黑貉黑雉右按西涼

錄涼王庚子五年七月見於燉煌案圖經所言又有黑貉黑雉不盡皆白祥也特其羣下好爲附會以媚其主

耳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

眾瑞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按西涼錄涼王庚子五年六月燉煌獻嘉禾木連理柳樹生楊牧鵝之

請史官記其事立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立盛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立盛上巳日譙于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誠以助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

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居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按上文云築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卽此事也此文複出

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

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

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傳
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
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立元而陶
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旣敷
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
經蔑立冕于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尙漁父於滄浪善沮
溺之耦耕穠鴛鴦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於方
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陵霜挺修
榦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
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驥攀瓊枝於玄圃漱

華泉之漾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岡時弗獲影
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沈載浮利
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
地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圓流遂乃去
玄覽應世賓摩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
祕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詵
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積巖梁后墜壑溇風
杪莽以永喪搢紳淪胥而覆溺呂發燹於閨牆厥構摧
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
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闕而無煙斯乃百

六之恆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
雄霸之想間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
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懔邈靡依而靡仰
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
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
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壙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於
峻峯崇崖嘒嘒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嶽岑榛棘交
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鴞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
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
荒乃冥合而一住

周家祿校勘
記曰往誤住

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

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鈎
與斬袂或脫桔而纓鞬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
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
於草廬運立籌之罔滯洪操榮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
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
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
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
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伴徽猷於召武
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
風而潤雨疇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

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
景行將建朱旗以啟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
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宜赳赳平
城翼翼上弼恣誠奔鯨截彼醜類且灑游塵於當陽拯
涼德於已墜開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
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餐而忘寐表
略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
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
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
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

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

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

略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

御覽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薨

于恭德殿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

元和

郡縣圖志四十日西涼武昭王陵在酒泉縣西十五里

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

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

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立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庶及劉彥

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

表情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

江南

案恭靖傳云歸于江東爲諮議參軍尋病卒是未嘗遇害也景事無可攷卽不以令終亦不當云景

等

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

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御覽八百八十九引西涼武昭

王麟麟頌

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北史序傳曰武昭王十子譚歆讓惜恂翻

豫宏眺亮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

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

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府寮作左長史

宋繇

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

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僊爲征

虜將軍

玄盛傳作索仙案僊仙一字

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其張掖

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等赴之

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眾三萬設伏于蓼泉

唐書地理

志曰甘州張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祁連山山北有建康軍軍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

士業聞

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

里俘斬七千餘級

魏書李暠傳曰大破沮渠蒙遜於解支澗獲七千餘級

明年蒙

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

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

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

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

御覽三百二十二引蕭方

等三十國春秋作從事中郎張顯隋志雜傳類有張顯逸民傳未知卽其人否

入歲已來陰陽

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竝
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
法官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
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
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
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
謙德堂陷御覽八百八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堂誤作門敦
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謙德堂西涼錄李暲
建以聽政其堂在子城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
中恭德殿南今並除毀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
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

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
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
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
守梁熙旣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
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
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
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
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
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
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

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
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
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
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
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
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
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
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
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
雋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強國

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
 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
 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
 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四年而宋受禪士
 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
 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魏書李嵩傳曰敬聞
 蒙遜南伐乞伏乃起兵攻張掖案傉檀亡於士業嗣位
 之前二年此時蒙遜所伐爲乞伏非禿髮也傳文甚誤
 當從魏書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
 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
 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亶來距戰於懷城蒙遜載記懷城作壞城魏

書李嵩傳亦作懷敦煌石室
本沙州圖經作酒泉東懷城
為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

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
魏書李嵩傳明誨作明敕
遠取敗辱

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眾復戰敗于蓼泉為

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纛新城太守預領羽林

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
御覽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作款弟號

騎將軍翻擊虜將軍豫北史序傳預作豫密作宏唐宗

室世系表上亦作預作宏北史序傳曰翻字士舉小

字武彊祁連酒泉晉昌郡太守豫字士益西海太守宏

字士讚前將軍中華令眺字士道左將軍亮字士融右

將軍十六國疆域志曰新城郡蓋
李氏所置案纛下文作翻古通用
西奔敦煌蒙遜遂入
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虵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

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

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帽而謂熾

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穀

御覽六百八十八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

動吹作吹動桐椎作桐權

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

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

御覽一百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恂嵩之第六子案北史序傳曰恂字士如酒泉燉煌太守十六國疆域志曰龍勒有北山按寰宇記壽昌縣有北塞山河西舊事云漢武遣貳師將軍伐大宛至敦煌北塞山下今考壽昌漢龍勒縣地北山疑卽北塞山也 蒙遜以索

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巖嶮好殺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作緒行

險 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作緒行 作宋承義傳誤脫義字以

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

御覽一百

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數十作數元緒東奔涼

千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上有九月二字

興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

政率眾攻恂

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作率眾一萬

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

眾二萬攻之三面起隄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

爲橋潛欲決隄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敦煌石室本沙州圖經曰至五

年春蒙遜率眾二萬功燉煌遺恂書論以興亡之

運恂不答二月三面起隄以水灌城恂使壯士千人連

板爲橋潛欲決隄悉爲蒙遜所擒將佐等勸恂曰今水

彌盛東軍來者相繼雖有熊武之士決戰無所宜遣使

降因以擊之恂遣使請降遜不許左長史宋承義武衛

將軍張弘等開門降

恂自殺其隄多毀惟東面北

面其趾步存北涼錄魏書李嵩傳與圖經略同

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魏書李嵩傳與圖經略同

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唐宗室世子勛紹重耳

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歸魏爲恆農太守

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御

一百二十四引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後二十餘年至

魏太平三年寶至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敦煌據之

遣使降魏魏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西護戎校尉沙州牧敦煌

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於西土在

敦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諡宣公魏書李寶傳曰寶字懷

素涼王暲之孫父翻北史序傳曰寶有六子承茂輔佐

公業冲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上曰寶子承號姑臧房

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立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

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廿二史攷異

北史武昭王以魏道武天興二年立稱木之孫也後主

以明元太常五年而亡據河右凡二世二十一年較之

晉史相差三歲攻元盛以晉義熙十三年薨諱茂見

安帝紀又三年而宋受禪是歲西涼亡本傳乃云士業

立年而未受禪此
所以誤多三年也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
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
吞鷲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
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
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
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篑創元天之基疏涓開
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
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
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斟注卷八十七

晉書斟注卷八十八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亶亶忘劬集苞思菽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

流慟銜索興嗟曠風樹以噴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頽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歡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

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已
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
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
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

華陽國志十
一作李宓

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

亡

華陽國志十一曰宓祖
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

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

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

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

華陽國志十一

作日夜不解帶

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

國志作必自口嘗蜀志引

注者皆與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華陽國志十一日治春秋

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

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華陽國志十一日本郡禮命

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

用有餘民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益爲人弟

宓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宓曰爲兄供養之日

長吳主及羣臣稱之書鈔六十六王隱晉書曰時人稱

其才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

人奉養遂不應命華陽國志十一日大同後征西將軍

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

學立旌受生武帝立太子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

縣偏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

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

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至陽國志辛苦作孤苦

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外無
暮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
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
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徇作順

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

猶蒙矜卹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矜卹作矜愍

況臣孤苦尪羸之極

蜀志

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作特爲尤甚

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

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

私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殊私作優渥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

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

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

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棄作廢

臣密今年四

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

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

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之

所明知作所見明知

皇天后土實所鑒見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作實所共鑒伏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

當隕身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隕身作隕首

死當結草

蜀志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下

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一句

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華陽國志十一曰武帝覽之曰必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

後劉

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

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

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

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

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
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
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
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

無援乃遷漢中太守

華陽國志十一曰徙尚書郎爲河
內溫縣令敷德陳教政化嚴明中

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密至中山王
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必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
供一無煩費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
式歌且舞誅求煩碎所未聞命後諸王過不敢煩隴西
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必去官
爲州大中正性方亮不曲意勢位者失荀張指左遷漢
中太守諸王自以失分懷怨
晉書懷怨作心恨
及賜

餞東堂

書鈔三十二引王隱
晉書賜餞作賜見

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

有言有囚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

華陽國志

十一日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二子賜興

華陽國志

論安東將軍胡罷與皇甫士安深善之六龍幼子盛下

國志

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

才未行而終

華陽國志十一日長子賜字宗碩州別駕

友昵每書詩往

舉秀才汶山太守少與東海王司馬元超

返雅有新聲

興字雋石蜀志諸葛亮傳注王隱晉書

國志十一日少

亦有文才刺史羅尙辟別駕尙爲李雄

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軍

而不還華陽國志十一日興太傅參軍案劉弘未爲太

傅蓋以弘受東海王節制故誤以爲太傅參軍

也尚白弘弘卽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

晉書校文四曰水經河水篇注引作李安

蓋興一名安也

見華陽國志甚有解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荅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旣疾久至于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卽開

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

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

隋志別集類
梁有長沙相

盛彥集五卷亡案七錄
所舉官名與本傳異

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
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
葬送得罪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烏猛獸馴擾其旁
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
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
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

家卒年八十七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

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王哀字偉元案哀爲哀

之譌御覽六百十四引王隱晉書處士傳作王哀北海人

祖修有名魏世

魏志王修傳曰字叔

治角大司農郎中令卒官

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

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

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

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修一子

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

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案東關之敗在廢齊王芳之前乃魏志三少帝紀注引魏書永甯宮奏有

臣儀之名是年王儀尙存何至先有被殺之事潘氏三因志攷證謂王隱所述爲失其實是也本書蓋承用王

氏之

哀少立操尚行己以禮

魏志王修傳注御覽三百八十八王隱晉書曰少立

操尚非

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

御覽三百八十八引王隱晉書清亮作清高三百八十九引王書雅正作韶雅

博學多能痛父

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

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

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

魏志王修傳注漢晉春秋曰哀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

顯名哀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

坐以示不臣於晉也王隱晉書曰父不以命終絕世不

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

絕墓前有一柏樹哀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
同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類聚二晉陽
性畏雷及母死每雷震輒就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墓側啟曰哀在此哀在此

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

不反覆流涕下沾襟

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

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哀遂

棄之

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諸生有密爲刈麥者哀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

知舊有

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

魏志王修傳注

引王隱晉書作求哀爲屬

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

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

魏志王修傳注引王隱晉書作

捉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

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道

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

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

魏志王修傳注引王隱晉書作令卽放遣

一縣以爲

恥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爲必當自達拔

而友之

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裒獨以爲當自達常友愛之

有男

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

魏志王修傳注引王隱晉

書後爲作果爲

卒而葬于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

曰吾薄志畢願山藪

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願山藪自處

昔嫁姊妹皆

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于洛陽此則

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

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賢兄子葬父

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

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

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

魏志王修傳注引王隱晉書隨母作隨妻案以管馥

稱嫂證之則所指者爲哀之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

妻似以從王書作妻爲是

邴春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

笈遊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負笈遊學身不停

家鄉邑僉然以哀以春性險狹慕名魏志王修傳注引

爲能係其先也

有意多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魏志王修

二字晉書曰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

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魏志王修

以己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

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

不能進遂爲賊所害魏志王修傳注王隱晉書曰賊大

盛乃南達泰山郡哀思士不肯去

賊害之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御覽五百五十九鄭緝之東陽記曰孝子許孜父墓去虎山十里在山之麓曲隧二里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互五六

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

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御覽五百五十九引東陽記作即日鹿自

死於所犯栽之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御覽五百

陽記曰孜埋死鹿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

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

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

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

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

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隋志云梁有衛尉張虞集十卷亡唐志五

卷案虞蓋初為太守官至衛尉非隋志與傳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

所興不遠千載謹案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尙在性行純愨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疇旣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袞明穆皇后伯父也

案明穆皇后爲庾琛之女琛傳云兄袞在孝友

傳元和姓纂六云遜孫琛魏志管窹傳注引庾氏譜云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遜之子庾峻本傳云父道蓋遜字之誤詳峻傳注峻三子珉琮敬珉敬附峻傳琮見世說賞譽篇下注引虞預晉書純傳但言子勇無第二子傳又言純兄弟六人疑袞與琮爲

少履勤儉篤學好問

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

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

哀臨不輒

御覽四百三王隱晉書曰納漿粥扶持不捨晝夜周家祿校勘記曰輒當爲輟如此

才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

竝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

勤恪與弟子樹籬

御覽四百三十二引王隱晉書勤恪作有恪樹籬作治藩

跪以授

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

子之志也

御覽四百三十二王隱晉書曰其人曰今在隱屏先生胡不踞袞揖而延之正席而坐告

之曰奈何以幽顯易其操乎

父亡作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

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

氏繼妻

元作室

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

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

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日已食莫敢爲

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摺尙多

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尙多作猶

殷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摺也不曲行不

旁摺

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作既摺焉從者以爲徒摺也摺無旁摺

跪而把之則

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成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袞乃刈荆若爲箕帚

御覽五百十二引王隱晉書當作瑛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

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
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
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廣翁及翁卒哀
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
者莫不垂涕類聚三十四王隱晉書曰撫柩而號初哀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也

父誠哀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
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
而不倦哀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
之皆拜其母哀獨不拜準弟徽日子不拜吾親何哀曰

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
義至重矣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徵歎曰古有亮直之士
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
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
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
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造役之衣杖鋪荷
斧御覽二百六十四引王隱晉書造役作造士杖鋪作杖捶不俟駕而行日請受下
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
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旣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
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書鈔七十七引臧榮緒晉書作體恭而神不動

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御覽二百六十一

四引王隱晉書作非常士也吾無以臣之矣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唱

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

禹山

郡齋讀書志曰庾衮保聚圖一卷此書序云大蜀遷長安時元康三年己酉撰保聚壘議二十篇案

閭之起兵爲惠帝永寧元年帝遷長安爲永興三年皆在元康後且三年爲癸丑而非己酉恐展轉傳鈔以致

誤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

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

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

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

君而誰衮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

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矍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聞歸于京師踰年不朝

通鑑晉紀曰太安元年潁川處士庾袞聞歸期年

朝不衣日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

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

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

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

木實餌石菜陳藏器本草引王隱晉書下有得長年也四字解既玩談諧賦愧疑不長同保

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柚與之下山中途目

眩矜墜崖而卒御覽七百四十一王隱晉書曰庾袞人林慮山中塗而眩發倚巖而坐拄杖將

起跌墜崖而死水經濁漳水注曰倉谷水北逕偏橋東注云卽林慮之嶠嶺抱積固也石磴西陞陟踵修上五

里餘磔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刊

雞山頂卽庾
衮眩墜處也

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
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
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
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
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
碑焉有四子恟茂澤摺在澤生故名澤因摺生故曰摺
御覽八百二十四庾廙行傳別傳曰君妻樂氏生子
澤初君與妻摺而產於澤遂以命之世說仇隱篇注引
桓氏譜桓冲娶潁川庾茂女案澤旣以
摺而產故名不知何以次子又名摺也茂後南渡江中

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

御覽五百三引晉中興書誤作孫略字文度

吳國富春人吳伏

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御覽五百三晉中興書日終日屢空怡然自足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甞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旣少動經江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

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
 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
 所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
 見人饑寒竝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
 者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
 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御覽六
百九十
 五高士論曰孫略體作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
 冬日見貧士脫袴遺之御覽五百三
引晉中興書
 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御覽五百三
引晉中興書
作既而刈一
擔自送與之
 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葉華

尚素與晷同志

御覽五百三晉中興書曰少秉伯吉風共安儉約

時人號爲梁

鴻夫婦濟陽江惇

案惇附統傳作陳留圉人此作濟陽釋文序錄又作河內疑圉縣省入濟

陽河內則爲陸氏之誤詳惇傳注

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

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揚州檄

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竝不就尚書張國明州

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

書鈔三十卷五王隱晉

書曰孫晷卒見樹哀泣案此條疑有脫誤

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一老

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

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

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

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地理志琅邪郡無莘縣含曾孫延

之南史稱琅邪臨沂人晉書校文四曰實臨沂人李闡顏含碑及顏真卿家廟碑可證案地理志有華縣本漢

縣莘疑華之譌顏氏或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元

本華人而遷臨沂也

姓纂四曰魏徐州刺史顏盛始自魯瑯琊曾孫含景定

建康志李闡顏府君碑曰祖欽給事貞侯顏氏家廟碑

曰欽字公若廣陵含少有操行以孝聞

太守默字靜伯

君幼稟貞粹長而好古陸親之譽發于羈貫每讀書見

孝友通靈之事輒悽然改容以爲人神相與何遠之有

但患人心澆僞兄畿咸宜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

自絕于神耳

家五志中作咸宜二年十二月病死御覽八百八十一

七搜神記曰晉咸宜中瑯邪顏畿得病就醫張槎使

治死於堯家晉書校文四曰幾
病死在咸寧二年不當云中
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

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

御覽八百八十七引搜神記作送喪者或爲之

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藏耳今當復活

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

御覽八百八十七引搜神記其

父下有拊而二字

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

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
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尙少乃
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
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
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

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

御覽八百

八十七搜神記曰乃開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材皆傷於是漸漸氣色以蘇飲滌口能咽遂與出之久久飲食稍多能開目視瞻屈伸手足然不與人相當不能言語飲食猶使人如此者十餘年家人相供護不復得操事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

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景定建康志李闡顏府君碑曰君棄絕人事蓬首屏

氣以就哈養者十有三年

石崇重含涓行

御覽八百八十七搜神贈記曰宏都知名州黨

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味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
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
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

簪屨束帶

御覽四百十六引晉中興書作必束帶躬親

醫人疏方應須髡地

膽

御覽四百十六引晉中興書髡作蝻

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

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

授含含開視乃地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

御覽四百十六引晉中興書青鳥作青鴻太平廣記四百五十六引作青鳥

得膽藥成嫂病

卽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

出補閩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

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

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

書鈔六十六晉中興書日肅宗

初臨東宮侍臣宜須儒素有行者乃徵含

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

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荅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

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

景定建康志李闡顏府君碑曰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

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

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

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

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

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

正爲甚眾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

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

景定建康志李闡顏府君碑曰王處明君之外弟爲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求君小女婚君並不

許日與茂倫于江上相得言及知舊故淚敘情茂倫曰
惟當結一婚姻耳吾豈忘此言温負氣好名若其大成
傾危之道若其口敗也罪及姻黨爾家書生為門世無
富貴終不為汝樹禍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口婚嫁
不須貪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
世位家

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卜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

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

命素棺薄斂諡曰靖鄭樵通志金石略曰建康府有西

府君碑曰及致仕退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率

田桑中外莫不取給闔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命

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列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

天子嗟悼詔賜墓田諡曰靖侯景定建康志李開顏府君
棺紼斷火將至而滅愈以為痛誠所感也

碑曰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抱柩
號惶分同灰燼焱爛垂及斂然頓滅三子髦謙約髦歷

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竝有

聲譽

御覽二百十九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

喉舌

機要又三百八十九顏含別傳曰顏髦字居道解

作顏

鬚元和姓纂四日含生髦約灑祛約生緝暢暢孫

師伯

約孫延年延年生竣測免宋書顏師伯傳曰師伯

字長淵

父邵竟陵太守師伯左僕射散騎常侍弟師仲

晉陵

太守師叔南康相師仲子幹南史顏延之傳曰延

之字延年

金紫光祿大夫父勰作驍護軍司馬子竣測

奠竣

字士遜東揚州刺史竣子辟彊測大司馬錄事參

軍奠中

書侍郎又顏協傳曰協字子和含七世孫父見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

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

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
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
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
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
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
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
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
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

清而不介望之黷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
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
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
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
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
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
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
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
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

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
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
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
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
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
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囹輔
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
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
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
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
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
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
亂沒於劉聰晉書校文四曰元海載記有侍中劉殷諫
元海事時爲永嘉元年則殷非沒於聰時
明矣新興屬并州地理志言永嘉元年元海僭號并州
之地皆爲所有殷以郡守沒胡當在其時載記固不謬
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恆戒
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而

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
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
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
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
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
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
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
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

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扶之流血延

尋汾叩凌而哭

御覽五百十一引三十國春秋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叩冰痛哭

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
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
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
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
養不起父母終後廬于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
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
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
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

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尙書左丞至金紫
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
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
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

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晉書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

四百八十二引續晉書

陽秋作年十許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

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

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

伺度行還

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晉書

伏草中度既過談

於橋上以錘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
義其孝勇案巖當從巖本傳作嚴列上脊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
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
守孔廡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
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

御覽四百十三引蕭廣濟孝子傳作字子綱

魏郡黎陽人也父

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爲
司馬冲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
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御覽八百

五十九引宋躬孝子傳作其姊論之曰汝毀瘠如此必

八十四日食百粒糝藜藿

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

援多棘刺

案類聚八十七引晉書園援作園籬未著何家

恐偷見人驚走而致

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

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歉然盡以瓜與之

嘗行寄宿逆旅同宿舍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

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

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豕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

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于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

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厯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于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

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躡清朝哉於是養志

衡門不交人事

文選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注臧榮緒

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

耽玩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

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

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

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

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竝辟命皆不就詔徵

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

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

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

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
褐蔬食恆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
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逵

吳逵吳興人也

宋書逵本傳作吳興烏程人御覽四百十一引晉中興書亦作烏程人案本傳

失載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

宋書逵本傳作

縣名兄弟姪及羣從小幼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一疾疫父母

大小亡一十三人

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

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

宋書逵本傳作埋於村側既而

興書曰親屬皆盡存者唯

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

逵夫妻而已家徒四壁

贊

宋書逵本傳作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博御覽四百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夜還燒磚伐木晝

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暮年成七

基十三棺

宋書逵本傳未嘗休止作無有倦怠書時有鈔七十七引臧榮緒晉書暮年作三年時有

賻贈一無所受

宋書逵本傳作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逵時遂取

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

逵一無所受皆助力報答焉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

禮禮焉

書鈔七十七臧榮緒晉書曰太守張崇義之嘉其節操辟爲功曹顯以三牒之命羔鴈之禮御

覽四百十一

晉中興書曰命補功曹逵以門寒因辭不就讀書陸錄曰宋書逵傳曰太守張崇義之三加禮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守則逵當傳於宋書明矣唐修晉書在沈約之後卒於

奈何復以之充數乎案宋書張崇下多一之字

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
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尙盛翁子立行涓至素蓄異才
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
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己莫逾其禮枯柏以應
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攷少而敏
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
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
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
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
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殷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

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
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
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日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涓
柏對梲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
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琦
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摛左言

百書辭注卷八十八